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

文库

血象

D A N G D A I

Z H E N T A N

T U I L I 孙丽萌 著

X I A O S H U O

W E N K U

Q I Z C B S



2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

文库



0917263

44.572

SLM

血象

中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

44.572
SL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象/孙丽萌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702-4

I. 血…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155 号

技术设计: 祝燕君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血 象

孙丽萌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03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702-4/I · 680 定价: 13.00 元

印数: 0001—6000 册

孙丽萌 / 著

群众出版社

中国工商银行

1234567890

血是人体所必须的，血象的变化显示着血液内部的变异，而肌体的死亡往往是血液内部的自相残杀……

第一章

1

碧绿的草叶上挂着露珠儿，阳光照在上面白亮亮地刺眼。

合抱粗的柳垂着丝绦般的嫩枝条把蓝天割裂出长长宽宽的碎块。“二月春风似剪刀。”唐枫嘴里咕哝了一句唐朝大诗人贺知章咏柳的名句，心想：“南方的春风刮到这里竟然要用三个月。”

蚂蚱在草丛中一跳一跳的。“儿子呢？”他记得儿子刚才还在他身边耍赖。

“爸爸，我是职业杀手。”儿子从柳树后边跳出来，苹果般可爱的小脸在长筒丝袜中变得有些古怪，胖胖的小手横端着玩具冲锋枪，那神态颇有点杀气腾腾。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只有七岁大的儿子的顽皮似乎并不那么好笑。但为了不扫儿子的兴，他还是装出特别认真的样子大喊一声：“警察，放下你的枪。”一边假意摸向自己的腰间。

“砰！”一条火舌从儿子的枪口中喷出来，他吃惊地望着自己胸前炸开的地方发呆……

唐枫满头冷汗地从床上坐起来。“真他妈晦气。”他懊丧地打开床灯，从床头柜上的烟盒中掏出支烟来点上。

儿子聪聪在他身边展开一个“大”字，毛巾被蚕蛻一样被蹬到了脚底下。

“这孩子睡觉也这么不老实。”他把毛巾被重新给儿子盖上，心

里仍想着刚才那可怕的梦。

妻子葛宁在派出所值夜班，儿子便欢天喜地的占据了他妈妈的位置。

儿子这一代把残酷当作了儿戏。他叹息着再也没有了睡意。

望着在灯光中显得柔和的天花板，唐枫计算着自己从城北分局调任市局刑警大队队长刚好一百天。可这一百天对他来说算得上是度日如年。他奇怪是不是在过去十几年的刑警生涯中自己太走运了。因此命运罚他在这短短的一百天里所得到的除了批评还是批评。大概当领导的常常喜欢省略过程而只问结果。尽管他在前一段日子里带着刑警们破了不少大案要案，可在昨天的总结会上仍然说：9·12案件没破一切都等于零。

9·12。他讨厌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的排列方式。但他比谁都清楚，如果不是9·12，尽管他是省“十大破案能手”，市刑警大队队长这个位置也轮不到他来坐。

假如9·12的受害者不是田副市长和他的家人呢？他想着，一阵睡意袭来，不觉酣然入梦。不过这次的梦中，他把9·12案件破了。

2

静谧的夜。

云州市医院高干病房的305室静悄悄的。昏黄的灯光照在病人苍白的脸上令人多少有些悚然。

护士周芸芸轻手轻脚地走到守在病床前的青年男子身边，将一件白大褂披在他的身上。她望望床上躺着的，周身插满各种导管，除了起伏的呼吸看不出任何生命迹象的田副市长，再看看被乌发遮着半个脸的青年男子，“这父子俩……真可怜。”她叹息着转过身准备离开。

一只手突然拽住了她，“别走开，陪陪我。求你了。”

周芸芸愣了一下，但很快她用安慰的口气问：“怎么？你没睡呀。”

“我……”他抬起头，英俊而略有几分文弱的脸上是明显的恐惧。

对于女人来说，一张带着淡淡感伤和不安的脸最容易唤起她们的母性意识。而周芸芸则每当看到这张脸时，都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想要拥他人怀的冲动。

“我怕是爱上他了。”周芸芸心中一跳，感到脸颊微微地发热。

“田江，你……”周芸芸抽身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来，“你其实没有必要天天晚上来陪床的，我……我们会替你照顾好你的父亲。”她不知道该说怎样的话来安慰他。因为同样的话在这些日子里已经说过许多遍了。

“告诉我，我父亲要多久才能醒过来？”他郁郁地问。

“不知道。”周芸芸说的是真话。凭心而论，如果有可能她真希望田副市长今天或明天就醒过来。但她和所有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在国内外，虽然都有植物人突然苏醒的先例，而田副市长则是由子弹击中大脑造成的脑死亡，所以，尽管一切救助措施从未停止过，田副市长的心脏仍在跳动，但他的生命应该说是早在十个月前就停止了。

田江不再说话，他只是默默地从茶几的花瓶里掐下一朵鲜花，慢慢地将花瓣一片片撕下来，然后把撕碎的鲜花放在手心里揉着，任花瓣从指缝里散落到地板上。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癖好。周芸芸想。在她的感觉中，喜欢撕碎鲜花的人多少有些神经质。

“其实你该回家去……”

“不，家……那是地狱，我不回地狱去。”田江的脸有些抽搐。周芸芸忙从兜里的小药瓶里倒出一粒白色的小药片递给他，“含到

嘴里，别再说话了，你现在还不能激动。”

田江顺从地将药片含在嘴里不再说话了。

五颗子弹夺走了他母亲、姐姐、弟弟的生命，父亲又永远不会醒来，这么残酷的现实让他怎么受得了？周芸芸又在叹息。

田副市长名叫田培文，是云州市主抓经济的副市长，颇有改革者的雄才大略。虽然他只是个在文革中靠贫下中农推荐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但文革前的老高三给了他很好的文化积淀。改革开放后他以经济管理这项并非是从大学学来的专长加上他特有的胆识和魄力，硬是把一个濒于倒闭的天马皮革厂变成了天马集团总公司，成为了全市的利税大户。三年前，他当上了云州市的副市长。

凡是云州市的老百姓大都记得田培文刚上台时惹出的一场轰动全市的风波，也就是这场风波，才使他在云州市的名声大噪。

云州市不是个经济发达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习惯了吃饱了不饿就行的生活。可自从田培文当上主抓经济的副市长，全市有五分之一的亏损企业都被他关的关了，卖的卖了。一时间云州市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上万名失业半失业的群众在市政府的门前静坐了三天三夜。

许多人说，现在连中央都把稳定当做首要任务，田培文竟然捅起了马蜂窝。可田培文说，我就是要把这马蜂窝打个稀烂。不这样，怎么会让人们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怎么会求发展？

省里的调查组来了，市委市政府感到有些吃不消。这时，田培文亮出了他的王牌：“对下岗、待岗职工实施安置工程的计划书。”

如今，被誉为云州市经济命脉的“九街十八巷”的云州市经济开发中心便是由当初那个“安置工程”发展而来的。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纯朴的，他们对所获得的每一份好处都会铭记在心。

“9·12”惨案发生后，尽管政府严格控制舆论传媒，但田副市长一家四口遇害的噩耗还是令全市的老百姓大为震惊。

一时间，市医院成了市民们关注的热点。自发的群众捧着鲜花，提着补品从四面八方涌向医院，要求见见他们的好市长。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以至于公安机关不得不派出大量民警到医院维持秩序，劝说人们离开。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好人，怎么会遭此不幸呢？周芸芸百思不解。

3

醉猫这几天心情糟透了。

“妻贤夫祸少，妻贤夫祸少……”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俗语，一边从小碟里抓了一粒油炸花生米丢在嘴里。

“醉猫，天不早了。我看你也该回家歇着了。”小吃店的老板老刘头把一双油手在黑油油的围裙上擦着哈欠连天地走过来说。

“你也瞧不起我？告诉你，我醉猫这些年来可没少关照你。不就在你这……喝……两口吗？咱可从来没不给钱……”醉猫一扬脖喝干了杯中酒。

“喝多了不是？老哥是好意，怕你喝多了。”老刘头一脸无奈的笑，转身从柜台里端出一碟凉菜送过来，“要是我没猜错，八成是又和老婆干仗了吧？”

“那个熊女人……”醉猫恨恨地说：“她把我的小风儿不当人，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你让我，唉，打她？打她是轻的。要是……要是小风儿妈还活着，我至于……至于让孩子受这个罪吗？”大滴的眼泪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洒在那不知多久没有洗过的警服上。

都说是半路夫妻难做。醉猫真后悔年轻时一门心思忙工作，连妻子生孩子都不能好好照顾一下，以至于自己那温柔贤惠的妻子

死于早已不多见的产后风。女儿小风儿是在奶奶家长大的，人也乖巧懂事儿。谁知女儿八岁那年奶奶也去逝了。为了让女儿有人照顾，他不得不再次结婚。谁知这次婚姻短得令人可笑，不到一个星期那位当惯了老姑娘的新娘子便以“不知道怎样当个别人孩子的母亲”为理由和他离了婚。接下来的二年中他竟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妻子。用他的话来说：“我就不信给我女儿找不到个妈。”

这一任妻子时间最长，跟了他差不多有两年了。他觉得这个带着一个男孩的农村寡妇对他和小风儿还不错。因此，他向组织上为这娘儿俩申请了城市户口。可是，没有多久，他便发现那女人竟然是“醉翁之意”为户口。他倒无所谓，人活一世，各有所图。只要她能维系着这个家，能对他的小风儿好，他也就知足了。直到前天当他从女儿身上的斑斑伤痕上明白什么是“遭后娘”的时候，他一怒之下三拳两脚地把那女人从楼梯上打了下去。

“不是小风儿拉着，我非打死那个母夜叉不可。老刘头，孩子大了，懂得体贴他爸。可我，可我能给孩子什么呢？”醉猫抹着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回去了，不耽搁你的觉。明天，明天我也得到学习班去学习呢。”

“学习班？”凡是经过二十年前那个年代的人对这个词都显得敏感，“你犯错误了？”

“当官的说我喝酒、上嫖、打老婆，让我下岗学习。这个熊女人……”

醉猫骂骂咧咧地走了。

今年刚届不惑之年的醉猫其实也有着还算辉煌过去。想当初他在城北分局担任刑警队副队长的时候，现任市刑警大队长的唐枫只是他手下的一名未出道的小侦察员。

只是很不幸，醉猫在小风儿母亲去逝后不自觉间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心情不好时便常常借酒浇愁。结果一次酒后乱开枪被撤

销了分局刑警队副队长的职务，还背了个党内警告的处分。纵然如此，惜才的领导还是把他从分局调到了市局刑警大队。用领导的一句玩笑话说：“人是个好人，酒是个王八蛋。”

然而，对于醉猫来说，这样的打击的确太重了。他从此一蹶不振，每天云里雾里，醉的时候比醒的时候多。久而久之，人们只叫他“醉猫”，至于他的真名毛清水倒被人们忘却了。领导那句“人是个好人，酒是个王八蛋”的名言也被人调侃地换了一个字，成了“人是个好人，就是个王八蛋”。

4

云州市有个叫城隍庙的地方非常有名。凡是上岁数的人都知道，这城隍庙在许多年前就香火皆无了。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日本人的宪兵队，在那里受刑、坐牢、到洒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何止成百上千。日本人投降后，这里便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解放以后，这里又自然而然地成了新中国的公安局。直到文革前，市政府搬进了新建的大楼，公安局才从城隍庙迁到了市政府的旧办公楼。当然，现在的公安局早已在市政府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六层办公楼。

文革中，砸烂公、检、法那会子城隍庙是“群专”的指挥部。老一辈公安民警一看到那几间破旧的大殿心里就不由得发紧。文革后，“群专”没了，城隍庙的几间偏殿也都塌的塌、倒的倒，只剩下一座正殿不甘心似地耸在那儿。公安局在那里挂了个牌子，城隍庙又成了公安局的公安干校。因为教室就那么一间，连校长带教员就三四个人，每天闲得打扑克都凑不齐人。

这几年虽然庙还是那座庙，人还是那几个人。但不时的办办普法培训班，成人教育补习班什么的，倒也挺忙。

现任的市公安局领导们个个怀里抱着两三个学历，算得上知

识化年轻化。因此，民警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早就吵着要把城隍庙拆了盖一个像样的公安干校，可报告打上去市里说什么也不批，说是城隍庙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只能修不能拆。因此，人们只好盼着它早日塌了才好。谁知这城隍庙好像有意与人们为难，一年又一年四周的墙壁裂得像放大的蜘蛛网，可就是不倒。

“嗨，鬼猴子，你小子怎么也进来了？”醉猫一进教室便发现他在城北分局刑警队时的老搭档于春也混在乱糟糟四五十个学员中。

“那帮傻子嫌咱太聪明，咱也觉得和傻子们在一块干活没劲，就自己把自己优化出来了。”鬼猴子眨巴着一双小眼睛满脸的绉纹里都是笑。他长得瘦瘦小小，高高地突着颧骨深深地凹着腮的脸及那宽宽的额头显出几分狡黠和机敏。

“喂，醉猫，听说了吗？麻雷子也被他们分局优出来了。他不服，上市里告状去了。你瞧，咱这三兄弟不是有缘是什么？”鬼猴子又说。

醉猫听了鬼猴子的一番话，心里不觉一阵难受：十年前他们这几个是何等的光彩。一块破案、一块吃苦、一块立功。可是，如今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真是老得没用了吗？

鬼猴子看到醉猫一脸凄惨的样子，不见了调侃的口吻，轻声说：“别这样，老关也不光是过五关斩六将啊。来，抽烟。红塔山……”，他掏出烟来和醉猫一人一支的点上。

看着喷出的烟雾后边的鬼猴子，醉猫问：“猴哥，今儿上什么课？”

“刑侦。”

“哪儿的老师。”

“听说是你们大队长。”

醉猫不觉哑然失笑：“他来给咱讲刑侦？真他妈的开国际玩笑。

我看咱还是走吧。”

“那不行，听说缺一补十，何苦呢？”鬼猴子一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样子。正说着，一抬头，发现门外又进来个黑大汉，连忙抬头招手：“老麻……老麻，这儿……”然后用手指指身边的坐位，那上面放着张破报纸，表示着坐位有人占了。

麻雷子周峰一脸怒气，看样子是刚刚碰了钉子。听见鬼猴子在叫他，恼哼哼地操着大嗓门说：“喊什么喊，我又不是你爹。”

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周峰以为自己那两句话产生了威力，趾高气扬地走到鬼猴子身边坐下。一抬头，才发现市局刑警大队队长唐枫已经站在了讲台上。

看看挤眉弄眼的鬼猴子，他明白那是在笑自己狐假虎威的意思，便觉有些讪讪。

5

站在讲台上唐枫感到浑身的不自在。他熟悉面前的每一张脸。

前些天市局开展了一项公安改革的措施，以双向选择的方式对各环节单位进行了优化组合。如今，全局被优化下岗的五十八名民警就坐在他的面前。当他真正面对着这五十八名民警时，才深深地感觉到数字所表示的东西过于简单化了。他没想到这五十八位民警绝大多是些老弱病残。

第一排正中间坐着一位也就三十出头精壮壮的民警，假如不是他那略显呆滞的眼神，谁都会认为他是个相当棒的警察。他的身边坐着他的妻子。

“你……你们怎么也来了？”唐枫从讲台上走下来问。

那警察的妻子温婉地笑着：“他的右手还没恢复，我来帮着记记。”

“我……会好，我记……得住，我不想……下岗……”那民警

费力地说着，看得出他急切的心情。

“好，你……你坐，你坐……”唐枫按住想要站起来的民警，心里满是酸楚：这位曾经是全局有名的破案能手，在连续几天几夜追捕罪犯时因过度疲劳而突发了脑溢血。按说捡回了条命，可他再也不可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他才三十二岁呀。

唐枫回到了讲台。他沉默了片刻后对大家说：“说实在的，看到你们，我有种物伤其类的感觉。今天，局里让我来给大家上头一堂课，可我不知道该对你们讲些什么。”

大概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唐枫会有这样的开场白，一时间教室里静得能听见人们的呼吸声。

鬼猴子用胳膊肘碰碰醉猫，醉猫瞟了他一眼，那意思是：“听他还说什么。”

“民警队伍的优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没有错。相信你们中有些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还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当然，有的同志……”唐枫思索着，想找一个恰当的词句以避免对人们的刺激。

“是退休回家吧？干嘛遮遮掩掩，直说不就得了？”本来就满肚子火的麻雷子忍不住又扯开了他的大嗓门儿。

唐枫笑笑，不介意地接着说：“退不退休那有国家的政策管着。但这让我想起在我刚当警察时，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刑警告诉我，警察这行养小不养老。那时我不理解，可现在我理解了，今天你们坐在这里，或许二十年后，不，也许用不了二十年，我也会坐在你们的位置上。这的确残酷了些，可这就是现实。”

唐枫显然激动了。

麻雷子不再说话，因为他心里明白，唐枫所说的那位“很受人尊敬的刑警”正是他自己。

“唐大队长，恕我冒昧，你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但按你的理儿，人老了就没用了是吗？”鬼猴子仍然一幅滑稽相，言语中却是

明显的发难。

“我不是这个意思……”唐枫解释道。

“那是什么意思？大家说说，唐大队长是什么意思？”鬼猴子话不多，但句句带刺。

教室里一阵“嗡嗡”声。

“各位静一静，听我说两句。”醉猫突然站了起来，“按说今天没我说话的份儿，因为唐大队长是我的领导。但是，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和唐大队长说几句话。首先声明是我个人的看法。”看到唐枫没表态，便接下去说：“刑警年轻化，警察队伍年轻化我都没意见。不过我想问问唐大队长，9·12案件专案组的平均年龄是多少？”不等唐枫回答他又说：“是三十一二岁对吧？平均干刑警的时间是七年半吧？”

“没错儿。”唐枫说。暗想他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那么，9·12案从发案到今天多长时间了？”

“十个多月了。”

“什么叫十个多月？确切一点来说是十个月零九天半……”

“有意思，醉猫今儿没醉……”有人小声议论。而醉猫接下来的几句话几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听说市政府出了五万块钱作为破案后的重赏，能不能让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年轻人腾腾地方，让我们这些老没用的赚点零花钱？”

如同石落浪起，教室里像是开了锅……

“谁说醉猫没醉？这不是说醉话吗？”

“还别说，没有金钢钻就不敢揽这瓷器活儿。想当初这小子破案厉害着呢。”

“醉猫，醉猫，不醉是猫。”有人起哄。

醉猫没想到那几句话能闹出这样的效果，不觉得得意地笑了。

在唐枫眼里，醉猫的笑带有很强的挑战性。谁都知道9·12案

件是烫手的热年糕，扔了不行拿着又烫。他这是为什么？难道真为那五万块钱吗？不……不像。那么仅仅是为了让我下不来台？他百思不解。

“怎么样，唐大队长？做不了主？”鬼猴子在火上浇油。

唐枫没理会鬼猴子，而是平静地问醉猫：“你打算一个人干吗？”

“不。当然还有鬼猴子和老麻。”

“别拉着我。”鬼猴子说。

“就你们三个？”唐枫问。

“专案组长你们爱谁谁，成员就我们仨。”醉猫胸有成竹地说。

“多长时间？”

“三个月内破案，破不了我们自己走人。”

“好，一言为定。现在下课。”唐枫话即出口，便冷着脸夹着丝毫没用上的课本扬长而去。

“醉猫，你想害死老哥？”鬼猴子埋怨着。

“火是你点起来的，想溜？没那么容易。对吧老麻？”醉猫最知道鬼猴子嘴上那么说，心里却偷着笑。

麻雷子没说话，像是没回过神来，好半天才说了句：“我看这事儿悬，唐枫怕是做不了当官的主，这两天我才跟他们干了仗。”

“你放心，当官的比你聪明多了。9·12案件又不是糖包子，他们恐怕巴不得找个冤大头呢。”

说归说，笑归笑，从这天起，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像是揣了个兔子。

6

“让几个乌合之众上9·12案件？亏你想得出。我不同意。”

公安局局领导办公会议从没开得像今天这么紧张。唐枫刚刚

把自己意图说完，分管刑侦的副局长罗长青就给顶了个毫无余地。

“为什么？小唐说的有些道理。9·12案件这么久还没破，上上下下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工作干得无论多好，一个9·12就都给否定了。有人想干，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机会？再说，没试过怎么可以说人家乌合之众？”说话的是主抓治安的副局长李山，他是局领导中岁数最大的一位，所以说出话来自然份量也重些，他显然看不惯罗长青的盛气凌人，便软中有硬地挡在了唐枫的前面。

罗长青今年只有三十二岁，比唐枫还小四岁。是局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父亲是省厅前任厅长，他本人是刑警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一参加工作便在省厅的刑侦处，后来在他父亲临退休前被调任云州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因此，尽管他在刑侦方面很有一套，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他总是个靠老子吃饭的官。他从李副局长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但仍毫不示弱地冷笑着说：“9·12案件破不了谁心里都着急。您不管刑侦不知道，这几个家伙哪有个真正干工作的？您听听他们那名字，就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醉猫一天到晚泡在酒里，听说结过六次婚，前两天他老婆捂着血乎乎的头跑到局里来告状。鬼猴子，没人知道他整天在干些什么。今天听说在炒股票，明天又说是做买卖，还有人怀疑他吸毒。麻雷子，那天大闹党委会的就是他，仗着给过去的领导开过几天车，就天老大他老二了...”

他还想往下说，李山也火了：“小罗，别忘了你是局领导，不是长舌妇。你的每一句话都得有根据，这是组织原则。你到云州才几天？满打满算二年半。你了解他们多少？可我和你不同，我在云州干了三十多年，莫说是他们几个，全局两千来名民警一大半我能说出他们的祖宗八代。我是不分管刑侦，可看法总是可以发表的吧？”

看到两位领导顶了牛，唐枫急得出了一头汗：“两位领导，请听我说好吗？让他们几个上专案我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